

聖典

聖典卷之二十一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 臣 睦㮮編輯

備邊

洪武元年五月馮宗異上言潼關重地請擇人守之徐達言郭子興康茂才于光可任上遂命郭子興率茂才等鎮潼關諭之曰陝州潼關三秦門戶扼而守之李思齊張思道如穴中鼠耳若其來犯慎勿與爭但厲兵積穀嚴守禦以俟大軍一至戮力取之

四年七月遣使命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徐達自北平往山西操練士馬諭之曰凡爲國者貴有備有備則無患古人當平康之時克詰戎兵內以安國家外以制四夷況山西地近胡虜尤不可無備故命卿帥諸將校繕修城池訓練士卒如調遣征進迤西等處從便行之其太原蔚朔大同東勝軍馬及新附韃靼官軍悉聽節制

六年三月壬子命魏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曹國公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宋國公馮勝爲右副將

軍統諸將校往山西北平等處備邊
上御奉天殿諭達等曰創業之初君臣同其艱難及
事平之後豈不欲少與休息然居安慮危古人所
慎故嘗命卿等往西北爲防邊之計既行朕復思
邊守既定遠備勞兵乃召卿等還今聞胡人窺塞
有入寇之意事不可已故再命卿等總率將士往
鎮邊陲然夷狄狡狠出没無常但保障清野使來
無所得俟其惰歸則率銳擊之必擒群而獲卿等
老將臨機制勝之道熟矣非朕所能遥度宜先圖

上方畧使朕覽之

八年九月巳未

上遣使勅諭征虜左副將軍曹國公李文忠右副將軍濟寧侯顧時等曰孟秋遣兩代潁川侯等還沙息風霜之勞今三越月矣曾得胡人消息否可遣輕騎數十潛入其地候其動靜如獲其人必得情實古人用兵務知彼知已以朕料彼今年得糧羊馬頗牧豈不為苟延之計設若驅其殘兵來寇邊境爾等當督三軍一鼓而俘之彼若不來亦當堅

壘壁謹斥候以備不虞

九年正月命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僉都督

藍玉王弼中書右丞丁玉帥師往延安防邊

上諭和等曰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

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

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卽入爲寇待其入寇而後

逐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嘗勑邊將嚴爲之

備復恐久而懈惰爲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衆以

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

至有失矣

三十年春正月命長興侯耿炳文佩征西將軍印

爲總兵官武定侯郭英爲副往陝西及甘肅選精

銳步騎巡西北邊以備胡寇

上諭炳文等曰帝王之治天下務安民也今海內無

虞民固安矣然邊境之備不可廢弛爾其竭乃智

慮以副朕心凡有寇盜即殄滅之俾邊民樂業則

余汝瑞

寬賦

吳元年正月戊戌

上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敝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溫燠為之上者固當念之且太平應天宣城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賦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

臣傅瓛對曰恤民王者善政

主上念及至此眞恤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賜如天旱之得霖雨其喜當如何

上因嘆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
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
嘗忘之况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
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宣城
等處租賦一年
洪武元年正月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
往浙西覈實田畝謂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
版籍多亡田賦之制不能無增損征斂失中則百
姓咨怨今欲經理以清其原無使過制以病吾民

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今遣周鑄等往
諸府縣覈實田畝定其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
復諭鑄等曰爾經理第以實聞毋踵襲前弊妄有
增損曲狥私情以病吾民否則國有常憲各賜衣
帽遣之
三年五月戶部奏蘇州所逋稅三十萬五千八百
餘石其官吏當論如律
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藉其力今取逋稅
積二年不完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

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民生之遂不可
得矣其悉免之
十一年二月辛未
上謂中書省臣曰人君視天下猶一家一家之內一
人不安則事爲之廢天下之廣尺土不寧則君爲
之憂近者雷州海康遂溪二縣田地爲潮水所漸
斥鹵不收租稅從何而出其令有司驗實免之
十三年三月壬辰詔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
租糧額

上謂之曰天地生物所以養民上之取民不可盡其利也夫民猶樹也樹利土以生民利食以養養民而盡其利猶種樹而去其土也比年蘇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給皆為重租所困民困於重租而官不知郵是重賦而輕人亦猶虞人反裘而負薪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豈所以養民哉其賦之重者宜悉減之

六月戊寅

上諭戶部臣曰曩者姦臣聚歛深為民害稅及天下

織悉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
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其榜示天下使其
周知
十八年十一月湖廣常德府奏言今歲大水傷
勞田一千三百五十頃爲租一十萬一百十五石
上以兗是河南水患及山東北平大雨澇傷民
田
上曰中原諸州元季戰爭受禍最慘積骸成丘軍民
鮮少朕極意安撫數年始蘇不幸加以水澇朕甚

憫之至是詔凡被水之處免今年田租河南二十三萬七千五百餘石山東北平二百五十五萬五千九百餘石

二十一年二月庚申戶部奏貴州宣慰使靄翠金筑安撫使密定所屬租稅累歲逋負蠻人恃其頭險不服輸送請遣使督之

上曰蠻夷僻遠且知畏朝廷納賦稅是能遵聲教矣其逋負豈故爲哉必其歲收有水旱之災故不能及時輸納耳所逋租悉行蠲免今宜定其常數務

從寬減

五月戊戌南昌府豐城縣民言佃官田一畝歲輸租五斗誠為太重願減額以惠小民戶部定議一畝輸四斗

上曰兩浙及京畿土壤饒沃者輸四斗江西郡縣地土磽瘠止令輸三斗著為令

二十八年十二月壬辰

上諭戶部官曰方今天下太平軍國之需皆已足用其山東河南民人田地桑棗除已入額徵科自二

十六年以後栽種桑棗果樹與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地不論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擾害者罪之

三十年十月甲辰詔免鳳陽府鳳陽縣今年田租先是鳳陽縣自五月至八月不雨禾稼不收耆民許景文等來言請蠲其租戶部以爲未得其實請遣人驗之

上曰天旱乃人所共見况鳳陽朕之鄉里民何敢欺即免之

水利

戊戌二月乙亥遷元帥康茂才為營田使兼帳前

總制親軍左副都指揮

上諭茂才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

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

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澇不時有

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

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

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

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洪武十七年詔修漳河堤先是

上諭工部臣曰去歲決臨漳民受其害雖嘗修築堤防恐不可久其凡堤塘堰壩可以禦水患者豫爲修治有司乃以黃沁漳衛沙五河所決堤岸丈尺之數具圖計丁以聞詔令發軍民兼築之

二十六年八月命崇山侯李新往溧水縣督視有司開胭脂河

上諭之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實繁浩一自浙河

至丹陽捨舟登陸轉輸甚勞一自大江泝流而上
風濤之險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欲自畿甸疏鑿
河流以通于浙俾運輸者不勞商旅獲便故特命
爾往督其事爾其莅事惟勤役民勿暴新頒首受
命而行
二十七年八月乙亥遣國子監生及人材分詣天
下郡縣督吏民脩治水利
上諭之曰耕稼衣食之源民生之所資而時有旱澇
故不可以無備成周之時井田之制行有瀦防溝

遂之法雖遇旱潦民不爲病秦廢井田溝洫之制
盡壞議者遂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
說興焉朕嘗令天下修治水利有司不以時奉行
致令民受其患今遣爾等往各郡縣集吏民乘農
隙相度其宜凡陂塘湖堰可瀦畜以備旱熯宣洩
以防霖潦者皆宜因其地勢修治之毋妄興工役
掊尅吾民衆皆頓首受命給道里費而行
二十九年九月丙辰朔修廣西興安縣靈渠三十
六陡其渠可溉田萬頃亦可通小舟國初嘗修浚

之至是兵部尚書致仕唐鐸以軍務至其地圖其
狀以聞且言修治深廣可通官舟給軍餘於是命
監察御史嚴震直發傍縣民下修之浚渠五十餘
丈築漢渾及龍母祠土隄百五十餘丈又增高中
江石隄改作滑石隄凡陂硎之石礙舟行者悉以
火煅鑿去之於是可通漕運矣

賑荒

洪武三年正月丁巳西安鳳翔二府饑者民宋泉

上命戶部往賑之戶部奏彼民饑須運粟以濟之

上惻然曰民旦暮待餔如涸魚之欲水若待運粟濟之死者多矣況今東作方興民無食而廢耕將見患甚益甚即命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賑之戶給粟一石計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九石

五年四月已卯山東行省奏濟南萊州二府連年旱澇傷禾麥民食草實樹皮

上曰山東之民久罹兵禍方底平定又復頻年艱食何戹之甚也古人云匹夫匹婦不獲自盡若已推

而內之溝中今民若此豈可坐待其斃乎即命於
淮安運粟往賑之
十五年二月壬子
上以河南水災民饑命附馬都尉李祺往賑之諭祺
曰河南奏黃河水決淹浸數百里漂蕩民居百姓
遷移不得寧處朕甚憫焉今東作方興民饑窘不
得耕作特命爾往賑之無使一夫一婦不獲其所
十九年四月丁亥詔遣御史蔡新給事中宮俊往
河南僉覈被水人民有賑濟不及者補給之

上諭之曰民之被水旱者朝夕待哺已遣人賑濟朕
恐有司奉行不至有賑濟不及者不得粒食瀕于
死亡深用憫念特命爾往彼覈實有未賑濟者即
補給之又曰君之養民如保赤子恒念其饑寒爲
之衣食故曰元后作民父母爾等共體朕至懷
二十一年正月甲午遣使賑青州民饑
上謂戶部侍郎楊靖曰夫代天理物者君也代君養
民者守令也今使者還言青州民饑有司不以聞
是豈有愛民之心哉亟遣人馳驛往賑之就逮治

其官吏於是所賑人戶凡二十一萬四千六百用
鈔五百三十六萬錠有奇
二十二年四月乙巳賜九江等府貧民鈔
上諭戶部尚書楊靖曰聞九江黃州漢陽武昌岳州
荊州諸郡多貧民其遣人運鈔往賑之每丁與一
錠沿江遞運所水驛夫人五錠凡九十一萬二千
一百六十七錠
七月戊午監察御史許珪巡按河南上言自開封
永城至彰德春夏旱暵麥苗疎薄農民所收無幾

今年夏稅宜減半徵收左都御史詹徽以其欲希
旨要譽請罪之
上曰朕晝夜圖治以安生民故遣御史巡行以廣耳
目御史能恤民隱以達下情朕所樂聞豈可罪耶
卽命有司賑貸仍蠲其稅
二十三年三月壬申
上諭戸部曰山東河南官有儲粟今當春夏之交農
民艱食之際爾戸部卽遣人發廩以貸之候秋成
還官

二十四年正月蘇州府崇明縣民趙以禮奏本縣地居海中四望皆洪濤巨浪全倚圩岸捍潮汐以耕稼者颶風暴作隄防就圮人民墊溺歲用不登乞賜蠲卹以全民生

上覽奏惻然曰生民漂析而復艱食甚可憫也即命戶部運京倉糧三萬石至崇明賑之仍命蘇州府修其圩岸

二十六年四月湖廣德安府孝感縣民告饑官有預備倉糧萬一千石請以貸民即命行人乘驛往

給之

上諭戶部臣曰朕嘗捐內帑之貲付天下者民糴粟以儲之正欲備荒歉以濟饑民也若歲荒民饑必候奏請道途往返遠者動經數月則民之饑死者多矣爾戶部卽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

二十九年四月監察御史辛彥德出按事道經彭澤聞民間歲歉官吏不以時存恤至有鬻其兒女者遂奏之

上曰縣令於民最親民乏食鬻及兒女乃坐視其困

恬不加卹而又不以上聞爲民父母者果如是耶

命杖之令發粟賑其民

彌災

吳元年五月庚寅

上以天久不雨必朝政有缺失詔群臣直陳時事群

臣有言請疏決罪囚

上以爲然遂詔刑官除十惡及殺人眞犯依律外其

餘雜犯死罪令輸粟往北平以贖徒流而下遞減

有差若犯者已死妻子拘在官者釋之其未經審錄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即時會審有未當者許執法覆奏阿旨奉行者坐以其罪

是月辛卯

上以久不雨日減膳食素謂近臣吳去疾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宮中所需蔬茹醯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宮爲之懼其煩擾於民也去疾頓首曰

主上一心愛民如此今雖遇旱上天眷愛必有甘澍

之應
六月戊辰大雨先是
上因久旱日減膳食素宮中皆然俟天雨復膳旣而
雨羣臣請復膳
上曰亢旱爲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
損必多縱肉食奚能甘味廷臣對曰昔武王克商
屢獲豐年詩人頌之曰綏萬邦屢豐年
主上平海內拯生靈上順天心下慰民望而憂勤惻
勵感茲甘雨豐年之祥其有兆矣

上曰人事邇天道遠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彌
災但當謹於修己誠以愛民庶可答天之戒乃詔
免民今年田租
七月己丑雷震宮門獸吻得物若斧形而石質
上命藏之出則使人負於駕前臨朝聽政則奉置几
案以祇天戒
洪武元年八月壬申
上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
不遑寧處豈刑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歛不

將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朕與卿等同國休戚宜
輔朕修省以消天譴 參政傅獬等對曰古人有言
天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
省人君遇災而能警懼則天變可彌今
陛下修德省愆憂形於色居高聽卑天寔鑒之顧臣
等待罪宰輔有乖調燮貽憂
聖衷咎在臣等
上曰君臣一體苟能警懼天心可回卿等其盡心力
以匡朕不逮於是詔中書省及臺部集耆儒講意

便民事宜可消天變者

三年六月戊午朔先是久不雨

上謂中書省臣曰君天下者不可一日無民養民者

不可一日無食食之所恃在農農之所望在歲今

仲夏不雨實爲農憂禱祠之事禮所不廢朕已擇

六月朔日詣山川壇躬爲禱之爾中書各官其代

告諸祠且命

皇后與諸妃親執爨爲昔日農家之食令太子諸王

躬饋於齋所至是四鼓

上素服草屨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夜不解帶

皇太子捧榼進蔬食雜麻麥菽凡三日既而大雨

四郊霑足

五年正月丙辰

上御齋室謂省臣曰朕前數日心中弗寧夜不安寢若有所驚者忽聞中都皇城萬歲山雨雹甚大其在是乎據占書氷雹乃兵象宜遣人戒飭守禦官嚴加防護以備不虞省臺官因奏各州縣氷雹傷

禾稼鳥雀亦有死者
上曰漢宣帝及石勒時亦有雨雹損禾稼鷙飛鳥事
人君能恐懼修德則天災可彌朕於此敢不謹乎
五月戊午
上御乾清宮諭皇后妃嬪曰方農時天久不雨秋苗
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憂之汝等宜皆蔬
食自今日始候雨澤降復常膳如故於是宮內自
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詰旦水深尺餘
皇后具冠服賀且曰妾事陛下二十年每見愛民之

心拳拳於念慮之間今茲大旱

陛下誠意所孚天心感格遂致雨澤之應民得足食

妾敢進賀

上曰人君所以養民也民與君同一體民食有缺吾

心何安幸

上天眷念獲茲甘雨吾何德以堪皇后能同心憂勤

天下國家所賴也

七年十一月壬午太陰犯軒轅左角

上諭中書省曰太陰犯軒轅占云大臣黜免衛中諸

宜寄各省衞官知之凡公務有乖政體者宜速改之以求自安

十年十二月丙辰勑中書省日十月十日乙卯熒惑犯輿鬼占云主冢宰㓙貴人當獄死不爾則大災朕甞竊思

上帝好生故垂象以警人使省不覺之過不改故爲之愆故特勑中書使諸大臣皆知務修德以禳災復思西戎有虞可令河州嚴加備禦

十三年正月庚子

上謂吏部尚書劉崧等曰朕自即位以來十有三載夙夜兢業不敢怠荒惟恐治不古若間者上天有警朕心不寧此必朕有失德政事多乖卿等宜悉陳朕失毋有所隱崧等頓首曰人君一心上通乎天災咎之至惟修德行仁可以彌之今陛下遇災能懼省躬思過復開導臣等盡言臣聞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能修人事所以消天變也上曰當災變之時君臣更相戒勅卿等輔朕當以古人爲法盡心毋怠

六月

上以天變避正殿群臣上表固請御谷曰朕聞堯舜

禹湯文武之君德侔天地仁洽民心嘉祥屢臻號

稱至治朕以非德不能任賢圖治以副民望是以

上天垂戒災異荐興夙夜兢業不遑寧處特避正殿

以省厥愆卿等上表固請勉徇群情朕臣民於

正殿期德政於日新冀天心之可格尚賴臣寮匡

朕不逮

屯田

癸卯二月壬申朔申明將士屯田之令初

上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至是惟康茂才屯積

充牣他將皆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曰興國之本

在於強兵足食昔漢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務

農足軍食定伯興王莫不由此自兵農以來民無

寧居連年饑饉田地荒蕪若兵食盡資於農則民

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處大小

將帥已有定分城鎮然而地利未能盡墾數年以

來未見功緒惟康茂才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石

以給軍餉尚餘七千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人力有勤惰故爾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

洪武十九年九月庚申西平侯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令軍士開耕以備儲偫

上諭戶部臣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防之計莫善于此趙充國始屯金城而儲蓄充實漢享其利後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廢其之是誠可謂

盡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言然邊地久荒榛莽蔽翳
用力實難宜緩其歲輸之粟使彼樂耕作數年
之後徵之可也

十二月乙巳湖廣都指揮使司奏請運施州崇山
大庸五開黄平平越等衛軍食
上覽奏顧謂戸部臣曰崇山大庸屯種歲久何謂乏
食數年來軍中無尺寸之功但知常食有司而不
恤吾民供給之困惟施州從其請五開等衛亦令
軍士屯田自食

二十一年九月勅五軍都督府臣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使兵坐食於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古之良將若趙充國輩皆以築勲當時垂名後世其藩鎮諸將務在程督使之盡力於耕作以足軍儲則可以繼美於古人矣爾都督府其申諭之

二十五年八月丁卯

上以山西大同等處宜立軍衛屯田守禦乃諭宋國

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等曰屯田守邊今之良法
而寓兵於農亦古之令制與其養兵以困民曷若
使民力耕而自衞爾等宜往山西布政司集有司
耆老諭以朕意乃命開國公常昇等往太原等府
閱民戶四丁以上者籍其一爲軍蠲其徭役分隷
各衞赴大同等處開耕屯田東勝立五衞大同在
城立五衞大同迤東立六衞衞五千六百人仍戒
其各愼乃事毋擾於民
二十八年三月東勝左衞百戶吳信坐侵尅屯卒

上遣使諭守邊將士曰昔漢將趙充國征討西羌所用芻糧未嘗仰給朝廷皆出其謀撫綏有道遂成大功垂美千載近緣邊列衛內中原之民艱於供給故立屯田之法以代民力奈何將校不能撫綏又重困擾之如東勝左衛百戶吳信不恤士卒侵尅其賞賜貪淫無厭是故受害者稱訟夫邊衛士卒居則望烽燧出則禦寇盜天氣旱寒穀少獲比之內地士卒勞苦加倍而信又侵暴如此使守

邊者皆如吳信田土何得而治糧食何得而充疆場何以禦侮哉今遣人往諭爾等其恪遵朕言毋如吳信爲也

三十年正月乙丑勑肅王楧曰古者兵出于農人無寒餒有冦則操戈以戰無事則荷耒以耕此良法也今春氣方和宜及時督軍屯種遇有征伐爾其親率精兵與長興侯耿炳文等進討

寳訓卷之二十一終

聖典卷之三十二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睦㮮編輯

正文體

洪武二年三月戊申

上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之本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

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何
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道理明世務通者無
事浮藻
六年九月庚戌詔禁四六文辭先是
上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翰林諸
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
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為天下式因諭群臣曰唐
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為千萬世
法漢魏之間猶為近古晉宋以降文體日衰駢儷

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亦未能盡變近代制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爲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諭臣下之辭務從簡古以革敝習爾中書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九年十二月庚戌刱頒建言格式時刑部主事茹太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

上令中書郎中王敏誦而聽之虛文多而實事少次

夕於宮中復令人誦之再三採其切要可行者四事因喟然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於事情而有益於天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且為定式頒示中外使言者直陳得失無事繁文復自序其事於首云

二十六年八月

上以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豔浮心甚厭之乃命學士劉三吾右賛善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

箋成式頒于天下諸司令如式録進

評。曰

甲辰二月丙子

上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

側

上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

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故也

上曰咎將誰執克仁曰責在高祖

上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

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備獨念孝文爲漢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遜遜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爲將誰爲咎帝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而不爲與無時而爲之者皆過也三代之主蓋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爲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

九月戊寅

上坐便殿問侍臣石勒符堅孰優詹同對曰石勒雖

不學而豪爽脫畧料敵制勝舉無遺策符堅窮兵黷武不量已力淝水敗後身爲俘虜以此言之石勒爲優

上曰不然石勒當晉室初亂不逢勍敵故易以成功符堅當天下戰爭日久智勇相角故難爲力夫親履行陣戰勝攻克堅固不如勒量能容物不殺降附勒亦不如堅然勒聰察有餘而果斷不足故劉致石季龍之禍堅聰敏不足而寬厚有餘故養成慕容氏父子之亂俱未再世而族類夷滅所謂匹

夫之勇婦人之仁也

乙巳正月壬申

上問起居注詹同曰孫武殺吳王二寵姬以教兵其事如何同對曰此事載太史公書或有之

上曰夫以吳國之衆豈無數十百人與武習兵乃出宮人與之試此闔閭之非也當時武欲試其能何必婦人哉且其教吳王兵法取勝之道果何在哉

同對曰春秋載栢舉之戰楚一敗之後遂有吳入郢之師此其効也

上曰不然太宰嚭伍員皆楚人先已在吳其欲報怨於楚者非一日矣故有入郢之師豈孫武教兵之效哉若謂入郢之師為武之功何故不旋踵秦救楚而有稷之敗要之殺寵姬之事亦司馬遷好奇之論也至其十三篇恐非自武作亦有所授也

四月庚子

上謂孔克仁曰漢高祖起自徒步終為萬乘何也克仁對曰由其知人善任使

上曰如卿言漢高止此乎克仁對曰然

[illegible]陵夷天下分裂秦能一之弗能守之陳涉作難豪傑蜂起項羽矯詐南面稱孤仁義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強恐而承以柔遜知其暴虐而濟以寬仁卒以勝之及羽死東城天下傳檄而定故不勞而成帝業譬猶大逐兎高祖則張罝而坐獲之者方今天下用兵豪傑非一皆爲勍敵我守江左任賢撫民伺時而動若徒與之角力則猝然難定

八月辛卯

上御左閣讀宋史至趙普說太祖收諸將兵權謂起
居注詹同曰普誠賢相使諸將不早解兵權則宋
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稱普多忌刻只此一
事功施社稷澤被生民豈可以忌刻少之

丙午三月戊戌

上與國子博士許存仁等論用人之道

上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嘗觀漢高之興首資
三傑光武之興寇鄧耿賈以爲之佐歷代之來莫
不皆然天之生才以爲世用甚不偶也孟子言五

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古之帝王君
聖臣賢可以當之漢唐以下君臣可以當之否起
居注詹同對曰三代以下稱唐宋其間名世之臣
亦可以當之
上曰三代而上純乎道德三代而下雜乎霸術其間
雖有名世之臣要之如皋夔稷契伊尹太公者鮮
矣吾方有事海内憑賴群賢輔翼成功天下紛紛
未定于一者何也存仁對曰
主上聖智神武天生不世之資以平禍亂今群賢附

出佐陛下大業稽之於曆自宋太祖至今當五百年之數合天下于一斯其時矣

九月乙巳侍臣王禕魏觀等進講

上問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魏觀對曰太宗雖才備文武而於爲善未免矯揉高祖豁達大度規模弘遠以此觀之高祖爲優

二日論高祖豁達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記丘嫂之怨而封其子爲羹頡侯怨豐之叛而不封雍齒不肯以豐爲湯沐邑則度量亦未弘矣太宗規模不及

高祖然能駕馭群臣各爲已用及大業旣定卒皆
保全此則太宗爲優也
吳元年十一月戊寅
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高帝以追逐狡兎比武臣發
蹤指示比文臣譬喻雖切而語則偏重朕謂建立
基業猶構大廈剪伐斲削必資武臣藻繪粉飾必
資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黝堊
用武而不用文是棟宇已就而不加塗塈二者均
失之而天下文武相資庶無偏陂

洪武元年閏七月戊辰

上與侍臣觀古帝王書後因論其賢否得失至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則展玩再三諦視久之至齊煬帝宋徽宗則速閱而過曰亂亡之主不足觀也至後唐莊宗嘆曰所謂失天下者其斯人歟上下之分潰至於此安得不亡

六年八月壬辰

上謂中書省臣曰胡人爲中國患自古有之以漢高祖之威總三十萬衆猶困於白登文景守成因置

而不較雖數被侵擾但逐之而已及至武帝以雄才大畧欲雪白登之耻發兵致討威服邊陲凡五出塞而後匈奴始服雖疲勞中國而匈奴自此弱而不振其功亦豈少哉

十六年三月庚戌

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脩短侍臣皆曰前代運祚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惟漢高帝及

陛下而已

陛下

祖宗積德累善至于

陛下遂膺天命以臣觀之非漢高所及漢高除秦苛

法雜伯道而不純

陛下去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

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

陛下留心聖學告諭萬方自爲制命卓然爲典謨訓

誥相表裏漢高初欲都洛陽聞婁敬之言始都關

陛下一渡江即以金陵為定鼎之地萬世之基固以
肇於此矣故曰非漢高所及
上曰周家自公劉后稷世積忠厚至文王三分有二
武王始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豈非周召益
脩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歲之久乎書曰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
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保國祚愈昌
侍臣頓首曰
陛下斯言社稷萬年之福也

誠如
聖訓
二十四年二月丙寅
上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祖立此殺施
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爲法式遇有事輒賜
民爵至二級三級者又聽民輒移與子甚無謂也
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爵豈可濫及乎
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槩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
以爲勸高帝貽謀若此誠未盡善

八月乙卯朔

上與侍臣論漢高祖聽張良之言即銷六國印

上曰高祖聞一善言即能感悟如此者安得不興後之為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漢高以後若唐太宗亦能從善故其為治亦可稱

上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則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則不如漢高也

二十七年六月癸酉

上燕閒與侍臣論古

上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觀武侯之不如莊王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憂其不足者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以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伯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日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以納善人臣當直

道以事君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
濟矣
賜書
丙午五月庚寅
上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
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
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
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
莫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

吾毎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
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
之師也

洪武元年天下甫定

上即遣使求遺書藏之文華堂堂在禁中抵奉天門
不百武

上嘗幸臨之三年三日庚子置秘書監秩正六品除
監丞一員直長二員

十三年七月癸巳以內府書籍已有翰林院典籍

掌之於是罷秘書監典籍張敏行者掌書籍中使
傳宣索書郎啟鑰以上歲時得燕見
二十三年十月甲戌福建布政使司進南唐書金
史蘇轍古史初
上命禮部遣使購天下遺書令書坊刊行至是三書
先成進之

賡歌

丙午六月旱
上禱雨鍾山獲應賦七言喜雨詩命待制黃溍等賡

和已而諸將告捷因令翰林諸儒臣應制賦詩
上親加評品
洪武二年十一月冬煖如春
上召魏觀危素詹同吳琳宋濂遊覽内苑錫燕紫閣
御製序文賜之日卿等各賦一詩以述今日之樂
六年八月甲午
上觀水有上秋水賦者言不契道乃更爲之賦成召
學士宋濂等觀之且令各撰賦以進濂率同列撰
成俱于東黄閣次第投獻

自親覽焉復加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太官進
天廚奇珍內臣行觴
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出跽奏曰臣何
陛下聖慈賜以醇醪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志不
勝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
上曰卿姑試之濂即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曰卿宜更釂一觴濂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濂舉觴至口端又復
瑟縮者三

上嘆曰男子何不慷慨爲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
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
上大悅顧濂顏面變赬覺精神霞飄若行浮雲中
上復嘆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奉御
捧黃綾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濂既醉下筆傾欹字
不成行甫綴五韻
上遣召至前命編修朱右重書以遺濂遂諭曰卿藏
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

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

十一月壬子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基偕學士宋濂詹同侍

上燕乾清宮之便閣同 飲酒而還時善 書監生黃昶在館同愛其有俊才賦 詩贈之字文如拿必進奉御傳宣召濂等赴右順門會

上適乘輦而坐同餘酲尚未解

上謂之曰卿醉猶未醒邪同對曰在史館中猶能賦詩贈黃秀才謂昶也

上曰詩何在同對曰在史館中

上頷濂亟取之旣上奏

上笑謂濂曰朕卽和同詩　卿嘗爲朕書之濂於受

命書焉同詩不過稱祖　上美而

御製詩則并及君臣燕飲之故濂歸史、祖言之以爲

詞垣盛事

九年五月

上賦雨晴詩序曰洪武八年八月無雨至九年夏四

月初尚未霑濡民雖未恐朕心遑遑慮失民人種

徂至當月二十有七日申漏山氣上升江蒸海湧
隆雲四布天雨下降宵晝淋淋盡大地足滂泥抵
五月二十一日三旬不止次日將戒自辟祀后土
于北郊明旦天開雨霽山氣薄霧沖然而往來雖
吳道子施描方今之特 畫豈足盡其巧態蓋以開
圖畫遺倏然忽然變象異然而故難也之耳因樂入毋顧
特勅儒臣賦詠之
十年十二月
上制十題命典籍吳伯宗賦之援筆立就詞旨峻潔

上嘉其才敏賜織金錦衣常幸清流關賦詩命扈從

儒臣和之起居注劉丞 道亦治定不教生縱逸功

成猶遺歷間關之句

上嘆賞曰可謂安不忘危 賜以白金文綺又命起居注

將子杰應命即物賦詠立成

上大悅特寵賜和章

脩史

吳元年四月壬子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曰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

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汝等皆當明白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也

洪武二年二月詔脩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況史紀成敗示懲勸不可廢也乃詔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為監脩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

覺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壎曾魯高啓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黄箎傅恕王錡傅著謝徽十六人同纂脩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貟黍兮諸儒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畧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疎闊禮樂無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權臣

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纂脩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

六月李善長等進纂成元史凡例云歷代史皆有紀志表傳之末各有論贊之辭今脩元史不作論贊但據事直書善惡自見此欽奉

聖意也亦春秋之旨

是月史成進呈

御覽其順帝時史官職廢皆無實録可徵因未得爲

完書

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縣上

之又明年春二月乙丑開局至秋七月丁亥書成

又復上進以卷計者紀十志五表二傳三十又六

凡前書有所未備悉補足之

七年五月丙寅朔修大明日曆成自

上起兵臨濠至即位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

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群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合一百卷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濂率諸儒上進命藏之金匱其副藏於秘書監濂等又言於

上曰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傳天下後世

上從之於是釐爲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名曰皇明寶訓自是以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之隨類

增入

典卷之二十二終